



俞平伯学术论著自选集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俞平伯学术论著自选集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208 号

责任编辑：王超英

封面设计：王征发

责任校对：王京丽

俞平伯学术论著自选集

*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花园村)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75 字数 374 千

1992 年 5 月北京第一版 1992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ISBN 7-81014-622-X/I·21

定价 18.00 元



俞平伯先生

出版说明

本书原名《俞平伯学术精华录》，现受著作
权继承人委托，更名为《俞平伯学术论著自选
集》，并对少量文字作了必要的校改。此项工作
难度很大，限于我们的水平，难免疏漏，敬请读
者批评指正。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2年1月

自序

这本自选精华的出版，完全应归功于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的同志们和外孙韦柰。我只对他所选篇目参加了些意见。这样做非是要偷懒，实因我所作不觉有什么“精华”可言。

我本应为这本书写一篇“小传”，无奈精神衰弱多病，力不从心。现以我一九七七年所作“重圆花烛歌”代自传。这篇长歌，几经修改，是费了些气力写就的，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作品，读者从中或能多少了解些儿我的情况。

面对读者，我是很有些惭愧的。因为，所供献者“只有旧醅，并无新酿”。这是在为我举行的纪念会上讲过的话，亦是实情。往事如尘，虽历历在目，却不可追回。唯愿长江后浪催前浪，使我国的文学研究工作有更大地进步和发展。

平伯

1987年12月 于北京

目 录

红楼梦研究(节选)

自序	1
论续书底不可能	3
辨后四十回底回目非原有	8
高鹗续书底依据	13
后四十回底批评	36
高本戚本大体的比较	60
作者底态度	78
红楼梦底风格	87
红楼梦地点问题底商讨	97
八十回后的红楼梦	106
论秦可卿之死	131
所谓“旧时真本红楼梦”	140
前八十回红楼梦原稿残缺的情形	146
后三十回的红楼梦	153
《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	172
《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	232
评《好了歌》	265

索隐与自传说闲评

269

《唐宋词选释》前言

277

清真词释

297

序

297

上卷

308

望江南 游妓散

308

浣溪沙 争挽桐花两鬓垂

309

浣溪沙 楼上晴天碧四垂

310

少年游 并刀如水

311

玉楼春 桃溪不作从容住

314

凤来朝 逗晓看娇面

323

蝶恋花 月皎惊鸟棲不定

336

中卷

337

阮郎归 冬衣初染远山青

337

阮郎归 菖蒲叶老水平沙(甲稿)

341

瑞龙吟 章台路

342

琐窗寒 暗柳啼鴂

344

满庭芳 凤老莺雏(甲稿)

346

齐天乐 绿芜凋尽台城路

347

早梅芳近 花竹深

348

秋蕊香 乳鸭池塘水暖

350

下卷

351

应天长 条风布暖	351
满天红 昼日移阴	353
解连环 怨怀无托	354
浪淘沙慢 昼阴重	356
忆旧游 记愁横浅黛	357
尉迟杯 隋堤路	358
满庭芳 凤老莺雏(乙稿)	359
庆宫春 云接平冈	361
还京乐 禁烟近	362
扫地花 晓阴翳日	363
意难忘 衣染莺黄	365
阮郎归 菖蒲叶老水平沙(乙稿)	366
读词偶得(节选)	368
缘起	368
诗余闲评	370
1947年新版跋语	378
略谈诗词的欣赏	381
民间的词	384
诗底进化的还原论	393
读诗札记	413

自序	413
一 周南·卷耳 (附) 再说卷耳	416
二 卷耳故训浅释	422
三 召南·行露	423
四 召南·行露故训浅释	428
五 召南·小星	429
六 小星故训浅释	433
七 召南·野有死麋 [附]野有死麋之讨论	435
八 邶, 柏舟	444
九 柏舟故训浅释	451
十 邶·谷风	455
十一 谷风故训浅释	461
十二 邶·北门故训浅释	478
十三 邶·静女(上)	481
十四 邶·静女(下)	485
十五 静女故训浅释[附]扪管	488
十六 郴·载驰	494
十七 载驰故训浅释	498
屈原作品选述	504
漫谈《孔雀东南飞》古诗的技巧	523
《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	531

重圆花烛歌（代自传）	541
附 作者简历	546
主要著作目录	549

红楼梦研究(节选)

自序

1921年4月到7月之间，我和顾颉刚先生通信讨论《红楼梦》，兴致很好。得到颉刚底鼓励，于次年2月至7月间陆续把这些材料整理写了出来，共3卷17篇，名曰《红楼梦辨》；于1923年4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经过了27个年头，这书并未再版，现在有些人偶尔要找这书，很不容易，连我自己也只剩得一本了。

这样说起来，这书底运道似乎很坏，却也不必尽然。它底绝版，我方且暗暗地欣幸着呢，因出版不久，我就发觉了若干的错误，假如让它再版三版下去，岂非谬种流传，如何是好。所以在《修正红楼梦的一个楔子》一文末尾说，（见1928年出版的《杂拌儿》111页）“破笤帚可以掷在壁角落里完事。文字流布人间的，其掷却如此的易易，奈何。”

读者当然要问，错误在什么地方？话说来很长，大约可分两部分，（1）本来的错误，（2）因发见新材料而证明出来的错误。各举一事为例。第一个例：如中卷第8篇“红楼梦

年表”曹雪芹底生卒年月必须改正不成问题，但原来的编制法根本就欠妥善，把曹雪芹底生平跟书中贾家的事情搅在一起，未免体例太差。《红楼梦》至多，是自传性质的小说，不能把它径作为作者的传记行状看啊。第二个例：我在有正戚本评注中发见有所谓“后三十回的红楼梦”，却想不到这就是散佚的原稿，误认为较早的续书。那时候材料实在不够，我的看法或者可以原谅的，不过无论如何后来发见两个脂砚斋评本，已把我的错误给证明了。

错误当然要改正，但改正文谈何容易。我抱这个心愿已20多年了。最简单的修正也需要材料，偏偏材料不在我手边，而且所谓脂砚斋评本也还没有经过整理，至于《红楼梦》本身底疑问，使我每每发生误解的，更无从说起。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别的小说底研究，不发生什么学，而谈《红楼梦》的便有个浑名叫“红学”。虽文人游戏之谈却也非全出偶然，这儿自然不暇细谈，姑举最习见的一条以明其余。

《红楼梦》底名字一大串，作者的姓名也一大串，这不知怎么一回事？依脂砚斋甲戌本之文，书名5个：《石头记》，《情僧录》，《红楼梦》，《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人名也是5个：空空道人改名为情僧。（道士忽变和尚，也很奇怪。）孔梅溪，吴玉峰，曹雪芹，脂砚斋。（脂砚斋评书者，非作者，不过上边那些名字，书上本不说他们是作者。）一部书为什么要这许多名字？这些异名，谁大谁小，谁真谁假，谁先谁后，代表些什么意义？以作者论，这些一串的名字都是雪芹底化身吗？还确实有其人？就算我们假定，甚至于我们证明都是曹雪芹底笔名，他又为什么要顽这“一

“气化三清”底把戏呢？我们当然可以说明他文人狡猾，但这样解释，您能觉得圆满而惬意吗？从这一点看，可知《红楼梦》的的确确不折不扣，是第一奇书，象我们这样凡夫，望洋兴叹，从何处去下笔呢！下笔之后假如还要修正，那就将不胜其修正，何如及早藏拙之为佳。

最后，我也没机会去修改这《红楼梦辨》，因它始终没得到再版底机会哩。

现在好了，光景变得很乐观。我得到友人文怀沙先生热情的鼓励。近来又借得脂砚斋庚辰评本石头记。棠棣主人也同意我把这书修正后重新付刊。除根本的难题悬着，由于我底力薄，暂不能解决外，在我真可谓因缘具足非常侥幸了。我就把旧书3卷，有的全删，有的略改，并为上中两卷。其下卷有1篇是1948年发表的，其余都是零碎的近作。《后三十回的红楼梦》篇名虽同旧书，却完全改写过，所以也算它新篇。共得3卷16篇。原名《红楼梦辨》，辨者辨伪之意，现改名《红楼梦研究》，取其较通行，非敢辄当研究之名，我底红楼梦研究也还没有起头呢。

1950年12月，俞平伯序于北京

论续书底不可能

《红楼梦》是部没有完全的书，所以历来人都喜欢续他。从八十回续下的，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两种：(1)高鹗、程伟元续的四十回，即通行本之后四十回。(2)作者姓名，及回目均无考，从后人底笔记上，知道曾有这么一本

底存在。这两个本子，我在下边，都各有专篇讨论。至于从高本百二十回续下去的，如“红楼圆梦”、“绮楼重梦”……却一时也列举不尽，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

从高鹗以下，百余年来，续《红楼梦》的人如此之多，但都是失败的。这必有一个原故，不是偶合的事情。自然，续书人底才情有限，不自量力，妄去狗尾续貂，是件普遍而真确的事实，但除此以外，却还有根本的困难存在，不得全归于“续书人才短”这个假定。我以为凡书都不能续，不但《红楼梦》不能续；凡续书的人都失败，不但高鹗诸人失败而已。

我深信有这一层根本的阻碍，所以我底野心，仅仅以考证、批评、校勘红楼梦而止，虽明知八十回是未完的书，高氏所续有些是错了的，但决不希望取高鹗而代之，因为我如有“与君代兴”的野心，就不免自蹈前人底覆辙。我宁可刊行一部《红楼梦辨》，决不敢草一页的《续红楼梦》。

如读者觉得续书一事，并不至于这样的困难、绝望，疑心我在“张大其词”。那么，我不妨给读者诸君一个机会，去作小规模的试验。如试验成功，便可以推倒我底断案。我们且不论八十回以后，应当怎样地去续；在八十回中即有一节缺文，大可以去研究续补底方法。第三十五回，黛玉在院内说话，宝玉叫快请，下文便没有了，到第三十六回，又另起一事，了不和这事相干。黛玉既来了，宝玉把她请了进来，两人必有一番说话；但各本这节都缺，明系中有文字待补。这不过一页的文章，续补当然是极容易的，尽不妨试验一下。如这节尚且不能续得满意，那续书这件事，就简直可以不必妄想了。

因为前后文都有，所以这一段缺文底大意，并非全不可知的。我愿意把材料供给愿续书的人。上回写宝玉挨打之后，黛玉来看他，只说了两三句话，便被凤姐来岔断，黛玉含意未申，便匆匆去了。后来宝玉送帕子去，黛玉因情不自禁，题了三首诗。本回黛玉看众人进怡红院去，想起自己底畸零而感伤。《红楼梦》写钗、黛喜作对文，宝钗看金莺打络子，已有了一段文字，则黛玉之来亦当有一段相当的文字。况且“通灵玉”是极重要的，宝钗底丫头为宝玉打络子，为黛玉所见，（依本回看，莺儿正打络，黛玉来了。）必不能默然无言的。所以这次宝黛谈话，必然关照到两点：(1)黛玉应有以报宝玉寄帕之情，且应当有深切安慰宝玉之语。(2)黛玉见人打络子，必然动问，必然不免讥讽嫉妒。

小小的一节文字，大意已可以揣摩而得，我竟一字不能下笔；更不用说八十回后如何续下去了。我底才短，虽是个原因，但决不是惟一的原因。我现在再从理论上，申论续书底困难。先说一般续书底困难，然后再说到续《红楼梦》底困难。

凡好的文章，都有个性流露，越是好的，所表现的个性越是活泼泼地。因为如此，所以文章本难续，好的文章更难续。为什么难续呢？作者有他底个性，续书人也有他底个性，万万不能融洽的。不能融洽的思想、情感和文学底手段，却要勉强去合做一部书，当然是个四不像。故就作者论，不但反对任何人来续他底著作；即使他自己，如环境心境改变了，也不能勉强写完未了的文章。这是从事文艺者底应具的诚实。

至就续者论，他最好的方法，是抛弃这个妄想；若是不能如此，便将陷于不可解决的困难。文章贵有个性，续他人的文章，却最忌的是有个性。因为如表现了你底个性，便不能算是续作；如一定要续作，当然须要尊重作者底个性，时时去代他立言。但果然如此，阻抑自己底才性所长，而倾仰随人，不特行文时如囚犯一样未免太苦，且即使勉强成文，也只是尸居余气罢了。我们看高鹗续的后四十回，面目虽似，神情全非，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的事情！我从前有一信给顾颉刚，有一节可以和这儿所说对看：

所以续书没有好的，不是定说续书的人才情必远逊于前人，乃因才性不同，正如其面，强而相从，反致两伤。譬如我做一文没有写完，兄替我写了下去，兄才虽胜于我，奈上下不称何？若兄矜心学做我文，则必不如弟之原作明矣。此固非必有关于才性之短长。……

(1921, 6, 18信。)

而且续《红楼梦》，比续别的书，又有特殊的困难，这更容易失败了。第一，《红楼梦》是文学书，不是学术的论文，不能仅以面目符合为满足。第二，《红楼梦》是写实的作品，如续书人没有相似的环境、性情，虽极聪明，极审慎也不能胜任。譬如第三十五回之末，明明短了一节宝黛对语文字；说的什么事也可以知道。但我们心目中并无他们底真的存在，所以一笔也写不出。他们俩应当说些什么话，我们连一字也想不起来。文学不是专去叙述事实，所以虽知道了事实，也仍然不中用的。必得充分了解书中人底性格，环境，然后方才可以下笔。但谁能有这种了解呢？自然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作者而已。再严格说，作者也只